大众新闻客户端 大众日报微信 大众日报 DAZHONG

报告文学

荒原『战蚊记』

□ 尹希东

这片荒原，是黄河泥沙填海造陆冲积出的一片片河海相依的扇形淤地，镶着河的魂，嵌着海的魄。我从20岁参加工作，来到这片荒原，就再没有挪过窝，就像荒原上的一棵红荆条，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，直到40年后退休，我还是没有离开过这片荒原，这里已经成为我骨子里的故乡。它位于黄河入海口。

从宏观上讲，这片荒原足够大，面积有5000多平方公里。在国家地理上叫“黄河三角洲”，名称在世界上是具有唯一性的，不可复制。从微观上，对于一个人来说，就是生活在渤海岸边那片荒原里的一个小小的点。从这个点的坐标辐射出去，向北、向东，只是与滔滔渤海一堤相隔，向南则距离滚滚黄河不过40公里。这片荒原的地貌，大多是以滩涂、芦苇、沼泽、湿地、碱蓬为主。距离最近的“油城”——东营市，有100公里。若是夏天爬到井架的高处一眼望去，这片荒原空旷、荒凉，一直绵延到了渤海边。

或许人迹罕至处，才是最美风景源。蓝天、白云、芦苇丛、红柳滩、大海、河流、采油树、井架、飞鸟、盐场、虾池……在这里交相辉映。初来乍到的新鲜感，久而久之的孤独与寂寞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我已从青春小伙儿熬成一介白发老头（人们习惯叫“老石油”），回想一下石油人生的旅程，修了多少口油井不记得了，蹚了多少道“水泡子”、野沟野壑不记得了，走过了多少荒滩草地也不记得了。只记得了那一只只、一群群乱舞的小小蚊子，且蚊子的影子已经像无数的“魔爪”一样，不知不觉扎进了骨髓深处，以致夏天的某一个深更半夜的梦里常常被咬醒。至今，身体肌肤上的某些部位还遗留下的伤疤，时不时抓挠着我的心，那不仅仅是一个个伤疤，更是一份刻进心底的清晰记忆。在荒原，我们的生活总是离不开蚊子。我们恋着荒原，蚊子恋着我们。

初尝蚊子滋味

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秋天，我们一群毕业于油田技工学校的小伙子，参加工作来到了黄河北岸靠近渤海的黄河入海口最顶端的“五号桩”荒原。

记得那天，客车从东营“九二三厂”基地（那时，都称“胜利油田”为“九二三厂”，很少有人叫出“胜利油田”这个名字）出发，大约行进了30多里地，就到了垦利县黄河渡口。听司机说，过了渡口，去“五号桩”的荒原只有一条沙子路。客车下了摆渡船后，就沿着沙子路前进，路很窄，只能勉强两辆解放车并行。路两边的野草丛看上去有一人多高，多是芦苇、蒿草。从小到大，我还真没有见过这么高的野草。仲秋的天气依旧热，车里人多，没有空调，有的人就打开窗户透气。忽然就有一群蚊子随着车子掠起的风，呼地一下从窗口旋进了车里，接着人们就感觉身上痒了起来。这时，车里立即乱了起来，大家纷纷拿出毛巾、蒲扇扑打蚊子，有的脱下衣服扑打，还有的挥动双手拍。因为没有人带着防治蚊子的药，大家就这么忍受着，被动地阻挡着乱飞的蚊子。等到了目的地，每个人的脸上、脖子上，手背上，凡是裸露的地方，都被叮咬出一个个大包。

到了队上，队上的领导给我们分了宿舍，每个人领了被褥、蚊帐、粮票等必要的生活用品后，就拿着一个小小的铝饭盒去食堂打饭。这是参加工作后吃的第一顿饭。食堂里没有餐桌，从一个小小的窗口把粮票递进去，打上饭菜后，各人就端着饭盒回到队上吃。就是那顿饭，让我们真正领受了蚊子的厉害。当时太阳还没有落山，还有一竿子多高。我问队上的老师傅，为啥带着太阳就吃饭？老师傅苦笑着说：为了对付蚊子，如果吃饭晚了，要躲藏进蚊帐里吃饭。

吃完晚饭，天一擦黑，密密麻麻的蚊子，立即成群结队地飞了过来。如果站在宿舍外面，蚊子直接打脸、碰头，“嗡嗡嗡”地追人。

下白班的职工从值班车后敞篷跳下来，穿着湿透的工衣，得飞快地往宿舍跑，跑慢了，汗臭味浓的工衣会吸引蚊子，挨蚊子咬是一定的。他们换下油渍的工衣，要换上厚衣服才能去食堂打饭。打来饭后，要钻进蚊帐里吃，因为宿舍里也有躲藏的蚊子。最安全的、不受蚊子咬的办法，就是钻进蚊帐。还有的在宿舍外边，点燃天然气，在热气的驱赶下，才能吃个安生饭。

转眼到了10月份，蚊子少点了，我趴在宿舍的铁床上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，记得信中是这样写的：这里生活好，每顿有白馒头、炒菜，菜里有大块的猪肉片子。第一顿饭吃了5个馒头。八个人一个大宿舍。别挂念。其他，就是蚊子太多，比家乡多多了，咬得身上到处是大疙瘩……

春天的蚊子

准确地说，黄河口荒原上的蚊子，以每年3月初的惊蛰节气为标志。这个时节的蚊子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老蚊子，就是能度过冬天的蚊子。根据昆虫学家研究，当年出生的蚊子，大约有20%能存活下来，而且能存活下来的蚊子大多是母（雌）蚊子。其余的蚊子当年深秋季节就自然灭亡了。这些存活下来的老蚊子，生命力极强，整整一个冬季，隐藏在宿舍里，或是潜藏在厚厚的枯草丛中某个角落里，不吃不喝，等到春暖花开。当天气乍暖还寒之时，这些老蚊子便苏醒了，刚刚醒来的老蚊子，脾气还不那么疯狂，只是偶尔逮住人咬一口。当天气日益变暖，大约到了4月上中旬，这些老蚊子经过一段时间的静养，逐渐恢复了本来的面目，开始肆无忌惮地在荒原狂舞。于是有“老蚊子咬一口，能顶新蚊子咬三口”之说。老蚊子经过往年的锻炼，“牙齿”变得更加尖利，嗅觉也更加灵敏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已经积累了吸血的经验。

另一种是新蚊子，即当年出生的蚊子。黄河口荒原因近黄河、渤海，荒原里沟壑纵横，芦苇丛生，是蚊子天然的孵化地。蚊子的繁衍始于水中。雌蚊将卵产在水面，这些细小的卵粒在水中静静等待孵化。不久后，卵中便会钻出扭动的孑孓——这些蚊子的幼虫以水中的浮游生物、藻类及有机碎屑为食，在水下跳着生命的舞蹈。经过几次蜕皮后，孑孓会化为逗号状的蚊蛹，最终羽化为成虫。成年雌蚊在受精后会产生强烈的吸血欲望。它们需要血液中的蛋白质来促进卵的发育，因此会不遗余力地寻找血源。饱餐后的雌蚊会寻找适宜的水体产卵，从而开启新一轮的生命循环。

荒原上，春天的雨下得比较勤，一下完雨，一拨又一拨的新蚊子就滋生了。这个时节，老蚊子、新蚊子，还比较容易分辨。新蚊子颜色为褐色，体形有些大，个个凸着大肚子，翅膀比较娇嫩，在空中飞舞得慢，因咬人缺乏经验，所以新蚊子咬一口，痒的程度，人还能忍受些，而这时的老蚊子就不一样了，见了人毫不含糊，下嘴极狠，咬一口就足够人受的。但相对一年中蚊子横行的夏秋季节来说，石油工人在春天还是比较幸福的。

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，后勤部门从春天开始，就要逐级上报会战指挥部防蚊防暑计划。在夏季到来前，就必须把蚊帐、防蚊帽、防蚊罩等物品发到职工手中，时刻准备着与小小的蚊子打一场“持久战”。让石油人难以理解的是，对于小小蚊子的骚扰和攻击，竟然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对付它，只能是被动地预防和抵挡。更让石油人不明白的是，能把几千米深处的石油不挖出来誓不罢休的石油人，面对小小的蚊子时，竟然显得无可奈何，甚至“狼狈不堪”。说实话，再酷热的“热老虎”我们能对付，再大的暴雨我们能忍受，再深的泥沼我们能涉过，但对于小小的蚊子，实在是没有更好的法子，蚊子极小，一打就飞，与人捉迷藏，而且叮咬时，是偷袭，乘人不备。当咬得人奇痒难忍时，打还打不着，有时逮住了，一巴掌拍下去，蚊子是血肉模糊了，可拍得巴掌得疼一阵子。为此，望着乱舞的蚊子，常常是恨得咬牙切齿，却奈何不得。实在没有办法时，就听到一句：××蚊子祖宗！

有时被这小小的蚊子折磨得痛苦不堪时，甚至犯了唯心主义：是不是荒原的哪一辈子欠过这些蚊子祖宗的债？致使蚊子的子子孙孙、千秋万代孕于斯、长于斯、肆虐于斯，年年岁岁生生不息着。

只要不离开荒原，没有人能幸免。有的人调离荒原，不是因为环境的艰苦，而是受不了蚊子折磨之苦。我的一位徐姓工友，被推荐上了油田职工大学，后又考取了武汉的一所大学，专门研究昆虫，他曾经对黄河口荒原上的蚊子做过系统研究，发现这里的蚊子种类竟有20多种，他收集了各种蚊子的标本，什么颜色的都有。曾经在油田和采油厂举办过一次蚊子标本展览，吸引了大批油田职工前往观看，后被吸收为中国动植物标本学会的会员。问他为什么偏有这种业余爱好，他说：“我尝够了蚊子的滋味后，忽然就生出了研究蚊子的念头”。

夏天的蚊子

黄河口的春天比较特别，按说，到了4月下旬正是春天的黄金季节，但地处黄河与渤海臂弯里的黄河口荒原，春天与夏天没有明显的分界线，天气热得早、热得快，石油人似乎没享受多少春天的温柔，一下子就转换成了炎热的夏天。

夏季是蚊子最欢呼雀跃的时节，是它们展示本性的舞台。等到荒原上的野芦苇、野荆条、各种野草，呼啦啦地蹿出来绿成一片后，花腿蚊子、黑色蚊子、褐色蚊子、棕色蚊子等各种蚊子，一天到晚，精力充沛地在荒原上高歌乱舞。有一句俗语流传在石油人中间，叫“蚊子见了血，一动不动”。蚊子吸荒原里所有带血的东西，比如牛、马、野鸡、飞鸟等等，当然不放过石油人。在蚊子的眼里，似乎我们这些身穿衣服的石油人，比那些浑身长毛的动物更好欺负和对付。有毛的动物，隔着密密的毛，难以实现蚊子们肆意叮咬的快活，而我们石油人在异常炎热的夏天，不会总穿着厚衣服的，当汗水湿透了工衣后，贴在身上难受，常常脱掉上衣，或者只穿着短裤、背心，也就是说总要裸露身体的。而这些躲藏在草丛里、芦苇叶上、水沟旁的蚊子，瞅准了机会，变得异常疯狂。那一时刻，偌大的荒原陡然成了蚊子们主宰的天地。无论白天、黄昏还是夜里，只要人在的地方，飘着汗臭味或睡觉打呼噜、喘粗气的地方，就会响彻着纷杂的嗡嗡声，俨然成了一处处“围猎场”。它们成群结队，浩浩荡荡，一只只扑上去，飞快地用“探雷针”探寻到自己喜欢的“美味佳肴”，伸出带着毒液的长针，不费吹灰之力刺进黝黑的皮肤，饱餐一顿，饥饿的肚子瞬间凸了起来，等到你感到痒时，为时已晚，它们早已以极快的速度飞得无影无踪了。看着鼓起的已经没有血色的硬硬的白色疙瘩，人们或抓或挠，或涂抹点“紫药水”，或用大蒜瓣的液汁擦一下。那时还没有防治蚊子的“风油精”“驱蚊水”一类的药。

石油人经过多年的叮咬后，发现有两种蚊子叮人最厉害。一种是花腿蚊子，身体是灰色、六条腿灰白色。这种蚊子速度快，毒性大，发现吸血目标后，飞箭般地扑上去，盯住某处部位，那小小的针头锋芒毕露，吸血的时候，人根本感觉不到，被咬完后立即鼓起一个大包，痒得难以忍受，越挠越大，连成一片，甚至有碗口那么大，痒得人恨不得抓挠下一块肉来，可即使皮肤被抓挠破了，淌着血水儿还是痒，那毒性已经渗入肌肤深处、甚至血液之中了。

另一种是黑色蚊子，这种蚊子有“隐形飞机”之称，因为体型极小，隐蔽性强，不容易被发现。咬人时无声无息，特别狠。当它饱吸血液后，整个体形就变成了一个“椭圆”，像一枚超重“导弹”，导致飞行速度缓慢。等人发现后，一边骂着蚊子的娘，一边伸出巴掌，当掌心里是一摊摊鲜红的血时，才感到十分解恨、过瘾。

夏天里，最煎熬的是上夜班。说实话，井队里的石油汉子，长年累月地干活，个个都长着一身腱子肉，不怕干重活，比如：一根外径3寸半的油管长约9.6米、重达150公斤，两个人抬起来，扛到肩膀上就走；一个夜班起下油管500多根，意味着重复起下动作500多遍，这样的活计，没有人喊累，但最打怵的就是怕蚊子咬。重复500多遍动作，意味着至少要受500次甚至1000次的叮咬。井队生产是连续性运转，当天夜班的活儿必须按计划干完。

一到上夜班时，人人都得全副武装起来，头戴防蚊面罩，脚穿高筒雨靴，穿一件工装不行，外面必须再穿一件。有的还穿上了薄棉衣，虽然热得难受，但总比被蚊子叮咬好受些。队上为了激发大家上夜班的积极性，夜班工时，要比白班多一倍。但即便出台了激励工时制度，每当上夜班时，还是有人故意说病了，向队上请假不上夜班。于是，队上又要求“病人”必须到医院开具请假条，但装病的人毕竟是极个别的，也是被人嗤之以鼻的人。

施工井场，大都在一望无际的荒草野坡里，生长在这些地方的蚊子仿佛都饿红了眼。探照灯一亮，发动机一响，犹如向蚊子发出的“信号弹”，那些躲避在草丛里的蚊子听到后，好似得到了统一指令，齐刷刷地聚焦到了井场。瞬间，探照灯四周一片片盘旋、飞舞的黑云彩，轮番向夜班人员袭击。一团黑云彩被炽热的灯光烤焦了；另一团黑云彩又飘来了，一个夜晚下来，每个探照灯下，是厚厚的一大堆烤焦的蚊子。面对疯狂的蚊子，石油人只能被动地应对着。尽管穿着两层工衣，汗水湿透后，就成了一层透明的布。为此，很多人故意不洗工衣，一层层油污把工衣变“厚”了，有油污的阻挡，蚊子的针就扎不进去了，这一招，对付蚊子还挺管用的。

上夜班，最打怵的是内急。那时，井队野外作业，没有专门的厕所，内急时就在草丛、芦苇地解决。为了应对内急，队上给每个班组配了几把蒲扇，谁有内急时，就拿上蒲扇。一名工友因为吃了海鲜拉肚子，但坚持上夜班，结果连续内急时，被蚊子叮咬隐私部位感染后，肿得不能走路了，只得住进孤岛基地医院打针治疗。

与蚊子的不解之缘

记得，井队上有个小名叫“大虎”的人，是一名上山下乡知青，从青岛招工到油田来的。他五大三粗，是一名班组长，领着工友干活猛，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，所在班组奖金全队拿得最多。他患有皮肤过敏病，特别害怕蚊子咬，蚊子叮咬一下，浑身立即泛起红疙瘩。几乎一年四季要穿着厚工衣。夏天蚊子盛行时，他只上白班，白班蚊子少。工友们不让“大虎”上夜班。有一年三伏天，队上在渤海滩涂上抢上一口重点油井，要求24小时内拿下来，“大虎”二话没说，就带领全班弟兄上井了，在密密麻麻的蚊子、小咬、牛虻交织的嗡嗡声中，战斗到天明，确保了任务顺利完成。当裸露的脸颊遭蚊子叮咬后，“大虎”整张脸已经变了形，双眼肿得只剩了一溜缝，只得去医院打针输液，还要用药膏外敷。

“一把抓”的真名叫王秀城，一米八五的个子，体重198斤，是井队的一名工程技术员。工友们叫他“一把抓”，缘于两个说法；一个是，有一年下雨天，施工现场的动力电线漏电，他检查井架绷绳时，手抓绷绳，被电击中，幸亏工友及时救下。另一个是：他技术厉害，没有他处理不了的老大难井，他研制的“一把抓”打捞工具，打捞成功率百分之百，获得了油田级的技术创新成果。“一把抓”由于身体比较胖，出汗多，汗味浓，蚊子们格外眼馋。为把好质量关，他几乎每天跟井盯在施工现场，拿他的话说，不怕荒原里的狐狸、獾、豺、长虫之类的动物，最怕这些×日的蚊子。上夜班时，工衣一会儿就湿透了，热得“一把抓”嗷嗷叫，脱下又招惹蚊子。他只得一会儿待在施工井场，一会儿跑进野外板房躲藏一下，如此交替轮流着。他自述，蚊子已把他折腾成了半个“神经病”，大骂蚊子的祖宗八辈。有时，捋来一把干枯的野草捆成“火把”，蘸上柴油点燃，举着火把追赶成群的蚊子，追出去老远，非要把蚊子烧死不可。

“一把抓”意识到肥胖招惹蚊子，就想节食，但送饭车没来，肚子就饿得咕咕叫了，他裤兜里只好带着几个糖块，饿极了时，就吃块糖。即使这样，也没有减下肥来。后来，他干脆脱光了上身，抡着油工衣嚎叫：“咬吧，咬吧，咬个够吧，老子身上咬出老茧就不痒了！”工友们目睹了这一幕，眼睛、鼻子一阵发酸，差点淌下泪来。看到“一把抓”脊背上被咬得满是肿块大疙瘩，大家就到野草地里挖野蒜头、采薄荷叶，在他脊背上反复擦，用以减轻他的痛苦。

因为当时没有有效对付蚊子叮咬的药，队上送饭的老李，从老家湖北蕲春讨来了一个“药方”，用艾灸的方法可以对付蚊子叮咬起的红疙瘩。于是大家从野草地里采来艾叶，晒干，搓成艾绒，用报纸卷成艾条。每当被蚊子叮起红疙瘩时，就点燃艾条进行熏烤，对着红疙瘩处使劲烤，当烤得肌肤突然有一股钻心般的疼痒感时，接下来红肿的疙瘩就消失了。这法子十分管用，有以热攻毒、以火疗毒之效。于是，这一土法子在井队里悄然盛行起来。再后来，队上专门开垦出一块地来，种艾草，晒干后，专门搓成艾绒、卷成粗壮艾条，放在队里的库房，上夜班时就领上几根。这个土方子，确实解决了蚊子叮咬后的痛苦。不过有时不小心，烤出了水泡。好了后，皮肤上留下了疤痕。

“川茶花”，也是受蚊子叮咬很深的人。“川茶花”真名赵茶花，重庆人。胜利油田技工学校毕业后，分配到了井队当地质技术员。赵茶花个子不高，一米五左右，白净的脸盘上，镶着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。据赵茶花讲，父亲之所以给她起“赵茶花”这个名字，是希望她永远记住自己的家乡重庆。赵茶花的父亲是一名转业军人，20世纪60年代末转战到黄河入海口荒原，参加胜利油田大会战，在夏天的一次井喷抢险中，不幸被井口喷出的油气流冲出去十几米，头部正好撞在了井队放工具的爬犁上，送到当地医院抢救了两天一夜才醒来，医生给家人下了病危通知书。妻子抱着刚出满月的孩子急匆匆赶往医院见最后一面，妻子叫丈夫给孩子起个名字。丈夫口中断断续续说出“赵茶花”三个字后，就合上了眼睛。赵茶花说，她的家乡开满了美丽的山茶花。山茶花，也称“川茶花”，终年常绿，其性耐寒，花大色丰，花期长久，宋代陆游有诗句：“唯有山茶偏耐久，绿丛又放数枝红”。她说，父亲给她起这个名字，是希望她成为荒原上的一朵常绿耐寒的“川茶花”。

在这清一色男子汉的井队里，突然来了一个漂亮的女性，一时像炸了锅似的。哪个班上井时，都想让赵茶花跟自己的班。赵茶花穿着灰色的工作服，几乎每天跟班上井，监管质量，任何施工细节都逃不过她的眼睛。干完自己的活儿后也不闲着，就用棉纱蘸着柴油擦洗满是原油的下井工具。干活累了，赵茶花就去荒原里采野花，有的人就采来大把大把的野花送给她。荒原上，一年三季有野花开，赵茶花总是被鲜花包围着，她简陋的房间里，总是溢满了花香。赵茶花不仅开朗，还会唱歌。令大家好奇的是，赵茶花的脸在夏天晒不黑，她出现在哪里，哪里就一片和谐。曾经有个“皮孩子”找不上对象，时常借酒醉打架斗殴，队上的指导员多次做工作也无济于事。赵茶花直言：只要不打架斗殴，我给你牵线搭桥当红娘。“皮孩子”乖乖听话，从此改邪归正。后来，赵茶花从采油队给“皮孩子”找了一个对象结婚。

赵茶花当然也是一样受蚊子的叮咬之苦。虽然她的脸晒不黑，却被蚊子叮咬出一个个紫斑和疤痕。六月二十八日，是赵茶花二十岁的生日。大家在野外板房里给她过生日。大家高高兴兴，说说笑笑。突然，赵茶花拿出镜子照了一下，然后就嘤嘤地哭了起来：“看，蚊子把我的脸叮咬成啥样子了！”她的哭泣让大家心里不好受，好像赵茶花的脸，就是我们的脸，大家多么想分担掉她脸上的斑点，还原她美丽的容颜。可是，我们却无能为力。这时，正暗恋着赵茶花的“一把抓”王秀城，突然“啊”的一声大叫着冲出板房，在草丛里抡起工衣疯狂地扑打起来，全班人一个个都跟着冲出板房抡起工衣扑打蚊子，蚊子早飞走了，一个个累得瘫在了地上。赵茶花走出板房，看到大家东倒西歪的一幕，咯咯咯地笑了起来：“傻不傻啊，荒原上的蚊子能打完吗？走，一起回板房过生日去！”在嗡嗡嗡的蚊子声里，大家一边往回走，一边自嘲地笑了起来。

夏天快结束的时候，“一把抓”王秀城向赵茶花表白爱恋之情，赵茶花接受了“一把抓”王秀城的爱。中秋节的那天，“一把抓”王秀城与赵茶花在井队板房里缔结为百年之好。“一把抓”王秀城拥着新娘笑哈哈地说，那天俺第一个冲出板房打蚊子，是因为俺特别喜欢“川茶花”，没想到今天真成了俺的新娘。随后，大家举起酒杯，在井队板房里祝贺俩人的花好月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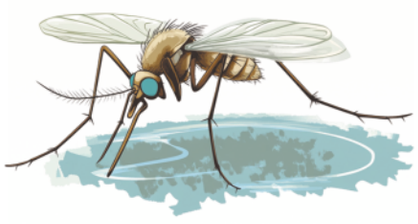
地处荒原，文化生活比较单调，于是上级每隔一两个月就来放一次电影。我们也都是全副武装去看电影。为了对付放电影时蚊子叮咬，每个人会从路边采一把苦蒿，在看电影时，扑打蚊子用。往往电影看了不到一半，就被叮咬得受不了了，但业余生活的异常单调，常常令我们强忍着叮咬看完。等看完电影回来后，身上早已被叮出密密麻麻的疙瘩。回到宿舍，只好脱得光溜溜的，相互用艾条烤，用野蒜、薄荷叶的汁液涂抹。蚊子一次次地咬，我们一次次地涂抹，石油人的身体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。

今天，我常常这样想，也许石油人天生就与蚊子有缘，为什么我们找油到哪里，蚊子们就跟到哪里。老天为何如此捉弄人，越是有石油的地方，越是荒凉；越是荒凉的地方，蚊子就越多。而石油人的脾气为何又如此倔强，越是艰苦的地方，就越喜欢去。石油人的生活，在蚊子的相伴中充满了“酸甜苦辣咸”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别样的人生，痛楚中藏着职业的荣耀！

人常说，一方水土，养一方人。在荒原里生活习惯了，被蚊子咬惯了，当冬天没有蚊子叮咬时，皮肤竟会莫名地想念那熟悉的刺痒，就像老水手怀念海浪的颠簸。这种近乎荒诞的思念，何尝不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？

年复一年，我们与蚊群在这片荒原上演绎着永恒的博弈。石油人的血，滋养了荒原的生机；荒原的馈赠，则化作万家灯火的温暖。当钻机轰鸣惊起又一群蚊阵时，我们依然会笑着抹去脸上的痒痛——因为这就是石油人硬核的勋章，是“我为祖国献石油”的一个生动注脚。

> 老天为何如此捉弄人，越是有石油的地方，越是荒凉；越是荒凉的地方，蚊子就越多。而石油人的脾气为何又如此倔强，越是艰苦的地方，就越喜欢去。石油人的生活，在蚊子的相伴中充满了“酸甜苦辣咸”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别样的人生，痛楚中藏着职业的荣耀！



大众报业集团(大众日报社)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CN37-0001 邮发代号:23-1 社址: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 邮编:250014 发行电话:4006598116 报价全月45.00元 零售价:3.00元 广告许可证:鲁工商广字第01001号 广告部电话:85196701/6708 开机2:45 印完5:15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(大众日报印刷厂)印刷